契丹國志/卷十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之十七 ◄

契丹國志
卷之十八 列傳

► 卷之十九

盧文進

盧文進，字大用，幽州范陽人也。文進身長七尺，偉儀容。守光與晉王搆怨，時晉王遣周德威攻幽州，文進以騎先降，拜蔚州刺史。

是時，李存矩統山後八軍，為新州團練使。晉王時在河上，與劉鄩血戰，會新州兵。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，驍勇難制，又課民出馬，民以十牛易一馬，怨之入骨，山後兵又憚遠行，至祁溝關，聚謀作亂。文進有女少而艷，存矩求為側室，文進不敢違，而心常內愧，因與亂軍殺存矩。攻新州不克，遂帥衆其奔于契丹。後引契丹軍攻新州，刺史安金全不能守，棄城去。周德威援之，進攻新州，契丹衆數萬，德威不勝，大敗奔歸。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，圍城且二百日，城中危困，晉王親將兵救之，方始解去。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。

文進在新州，歲歲以輕騎出入塞上，攻掠剽奪，無有寧歲，幽、瀛、涿、莫間常被其患。又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，契丹由此益強。南兵屯涿州，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，嚴界堠，常苦鈔奪，為邊患者十餘年，皆文進所為也。後奔南唐。

初，文進攻新州不克，夜走墜塹，一躍而出，明日視之，乃郡之黑龍潭也，絕岸數丈，深不可測。又嘗有大蛇，徑至座間，引首及膝，文進取食飼之而去。由是自負往來南北，無挫衄焉。

論曰：皇運將傾，則大盜移國；狂謀未敗，則桀猾不亡。求之五代，盧文進其人歟？方其自負龍蛇之異，叛亂南北之間，見其不敗者，謂之智，考其成敗，則謂之天。饋運可掠也，惠彼戎車之膏；燕地可取也，痛哉肝腦之血。此感今懷古之士，覩此未有不為之慨然者。

耶律隆運

耶律隆運，本漢人，姓韓名德讓。祖知古，加右僕射、中書令。父匡嗣，追封秦王。隆運性忠愿謹慤，智略過人。景宗嬰疾，后燕燕與決國事，雅重隆運，擢授東頭供奉官，充密院通事，尋轉上京皇城使，超授遼州節度使，改授同知燕京留守，又遷平州節度使，改樞密使，兼行營都部署。

隆運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，帝后少年，有辟陽之幸。

景宗疾亟，隆運不俟詔，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並赴行帳。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，盈布朝廷。后當朝雖久，然少姻媛助，諸皇子幼穉，內外震恐。隆運請于后，易置大臣，敕諸王各歸第，不得私相燕會，隨機應變，奪其兵權。時趙王等俱在上京，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。景宗崩，事出倉卒，布置已定，乃集番漢臣僚，立梁王隆緒為皇帝，時年十二，後為聖宗，仍尊后曰仁慈翊聖應天皇太后。尋以輔立功守司徒、同政事，進封楚王，賜姓耶律氏及改賜今名。未幾，拜大丞相，充契丹、漢兒樞密使，南北面諸行宮都部署，改封齊王。

隆運孜孜奉國，知無不為，忠孝至誠，出於天性。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，乃賜鐵券誓文，躬自親書，齋戒焚香，於北斗星下讀之，宣示番漢諸臣。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，列於景宗廟位。契丹橫帳，猶宋朝玉牒所也。

隆運自為相以來，結懽宋朝，歲時修睦，無少間隙，帖服中外，靡有邪謀。

未幾，改封晉王，授尚書令，賜以几杖，入朝不拜，上殿不趨，左右護衛特置百人。北法，護衛惟國主有之。帝以隆運勳大，恩數優渥，見則盡敬，至父事之，秦國王每日一問起居，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，已去蓋下車，徒步而進；暨其回也，列揖於帳外，隆運坐而受之。帝或至其帳，亦五十餘步下車，隆運出迎盡禮，帝亦先為之揖；及入，內同

家人禮，飲膳服食，盡一時水陸珍品。諸國爭為奇怪入貢，動駭耳目。隆運疾，帝與太后禱告山川，召番漢名醫胗視，朝夕不離左右。

及薨，帝與后、諸王、公主已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，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。靈柩將發，帝自挽輀車哭送，羣臣泣諫，百餘步乃止。葬乾陵側，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。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，皆以隆運真容置之殿內。其眷遇始終，無與比倫有如此者。

隆運兄弟九人，緣翼戴恩，超授官爵，皆封王。諸姪三十餘人，封王者五人，餘皆任節度使、部署等官。隆運薨，無子，帝特以皇姪周王宗業紹其後。始封廣王，未幾徙封周王，歷中京留守，平州、錦州節度使。宗業薨，葬乾陵側。宗業無子，帝復以周王同母弟宗範繼隆運後，歷龍化州節度使、燕京留守，封韓王。

論曰：古今天下有權臣，有重臣。權臣之權，其君危如綴旒；重臣之重，其國安如泰山。耶律隆運因緣中宮，策立明睿，鎮服內外，無有邪謀，不可謂之非權臣，亦不可謂之非重臣也。遂乃釋肺腑之戚，玉譜聯名；席茅土之封，金枝入繼。斯不謂之千載之逢而非常之遇歟！

劉六符

劉六符，平州人也。年十五，究通經史，兼綜百家之言。長而喜功名，慷慨有大志。歷事聖宗朝，為著作郎、中允，又為詹事、國子祭酒。興宗時，為翰林學士、右諫議大夫、知制誥、同修國史。

契丹聚兵幽、薊，來求關南，時宋慶曆二年也。

先是，西兵久不決，六符以宋朝為怯。又李士彬、劉平之兵屢敗，宋朝旰食，積苦兵間。因說其主聚兵幽、涿，聲言南征，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。其書，皆六符所撰也。書至宋朝，富弼為回謝使。弼至沒打河，六符館之，謂弼曰：「北朝皇帝堅欲割地，如何？」弼曰：「北朝若欲割地，必志在敗盟，南朝決不從，有橫戈相待耳。」六符曰：「南朝若堅執，則事安得濟？」弼曰：「南朝不發兵，而遣使好辭，更議嫁女益幣，豈堅執乎？」六符引弼入見，往復辨議，興宗大感悟，乃從弼所請。

是年八月，宋朝再遣富弼賚國書、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氈館，許增以歲幣二十萬。時契

丹固惜盟好，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、涿，以動宋朝。宋方困西夏之擾，名臣猛將，相繼敗衄，呂夷簡畏之。

契丹既得歲幣五十萬，勒碑紀功，擢六符樞密使、禮部侍郎、同修國史。後遷至中書政事令。子孫顯貴不絕，為節度、觀察者十數人。

論曰：臣於慶曆年間劉六符求關南一事，每為之三嘆焉。契丹之禍，始於石晉割幽、燕，而石晉卒有少帝之辱；蔓延於我朝，而我朝澶淵之好、慶曆之盟，極而至於宣和之戰，禍猶未歇也。何則？天下視燕為北門，失幽、薊則天下常不安。幽、燕視五關為喉襟，無五關則幽、薊不可守。晉割幽、薊，併五關而棄之，此石晉不得不敗，澶淵不得不盟，慶曆之邀脅亦不得不為慶曆也，至於宣和則極矣。六符之來，世以智計歸之，而孰知產禍之由，已有所自來哉！